



# 云台深处 听蝉鸣

□田健

云台山不光是有色彩的，更是有声音的。

当你走进四月的云台山，寒意还未消退，湿漉漉的晨雾还未散开，你会在阒静的山谷里听到一种细细的、尖尖的、清脆的鸣叫声——叭、叭、叭，这种声音回响在弥漫着淡淡槐花香的山谷间，像淙淙的溪流，清澈、透亮、动听，又像少女的歌声，醇美、芬芳、诱人。待到谷雨过后，楝花绽放，初夏来临，气温升高，空气湿润，这种声音骤然由先前的小调演变为一场管弦交织、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，穿云破雾，响彻山谷。这，就是云台山的蝉鸣声，一种发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。

云台山的蝉鸣声，处处可闻，但以万善寺景点为盛，堪称一绝。

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祥瑞之音，寓意着丰收、丰裕和好运的蝉鸣声，在云台山似乎有着更特殊的地位、更吉祥的寓意和更美好的祝福。

云台山的蝉体形娇小，有别于平原地区形体健硕、威风凛凛的蝉，形体只是平原地区蝉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至多有指甲盖大。它的颜色也不像平原地区的蝉那样黑中泛黄，带着一种闪闪发亮的金属般的光泽，而是一种纯粹的灰褐色，像片干树叶附着在乔木枝头或冠木丛中，饥餐树汁，渴饮朝露，无欲无求，只管高歌。

云台山万善寺景点的蝉鸣声又是有特色的。它单个时尖厉、清脆，带着一种清心寡欲的洒脱；合唱时宏大、空灵，像汹涌的波涛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拍岸击石，又给人一种震撼。

万善寺的蝉声何以能自成风景、绝伦无比、撼人

心魄呢？我站在寺院门口的石台上，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聆听着不绝于耳的蝉声，很快便找到了答案。原因之一，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，由东、西、北三面大山阻隔，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，很少受到外界车马喧嚣声的影响。之二是跟建在这里的寺院有关，原本就是清幽之所，加之梵呗缭绕，木鱼声声，可不就是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显得别有洞天。之三是来自内心的那种特别的感受，由“听蝉”到“听禅”，不单字面有了变化，更在于意境的不同和意义的升华，听来听去听到最后，竟殊途同归于人的内心，同归于“何时各得身无事，每到闻时似不闻”那种超然物外的宁静和解脱，同归于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的洒脱和美好。

古人认为，蝉高栖枝头，餐风饮露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其所喻之人品，自属于高洁的象征。因此，中国文人常借蝉自喻自身的高洁。唐初虞世南的《蝉》，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、习性和声音，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，物我互释，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。唐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以蝉比兴、以蝉寓己，寓情于物，寄托遥深，蝉人浑然一体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。”

在万善寺听蝉，我整个人好像融化在了蝉声中，融化在了云台山的山水间，融化在了大自然的风光里。

## 满庭芳·赏牡丹

□兰芝

锦绣花繁，春光烂漫，姚黄初绽朝阳。金盘玉露，国色散天香。翠叶轻扶红蕊，晓风轻，吹过花墙。思前事，欢言已杳，孤影自凄凉。

悄然人已远，欢声何处，泪满衣裳。蕊半吐，君今远去他方。尚剩花姿自馥，独留我，怅恨悠长。心伤处，花王虽好，谁与共芬芳。

## 泥鳅

□李光嵩

晚上下班，路边有一卖炸鱼的摊贩，遂决定买些回家尝尝。

小贩的摊位上，品种真不少，有大鲤鱼、带鱼段、鱿鱼圈、小白条、小鲫鱼等，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炸泥鳅，这倒是常见的。我先挑了一些小白条和小鲫鱼，特意又加了几条泥鳅。

说实话，小摊主的手艺的确不错，炸好的泥鳅外焦里嫩，口感相当好，只是缺少了野生泥鳅的土腥味，似乎有那么一点乡土记忆。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好情绪，于是一口酒、一口肉，再咬上两口黄爪，那感觉真是无比美妙。

要说吃泥鳅，得从我的故乡修武五里源说起，不敢说自己是吃泥鳅长大的，但从记事起就没少吃这玩意儿。泥鳅只有一根刺刺和一根肠子，收拾起来很简单，且肉质细腻、嫩滑可口，很受我们小泥孩儿的欢迎。

孩提时，家乡是有名的豫北江南、鱼米之乡，处处沟渠纵横、稻花飘香。每逢春秋两季，农人劳作之余，捕鱼捉蟹便是一种难得的乐事。当然大人们更关注的是那些黑鱼、鲢鱼和大板鲫之类的大货，黄鳝、泥鳅之类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，于是我们这些小孩儿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
干涸的沟汊、收割过的稻田，便是我和小伙伴大显身手的天地。顾不上污泥散发出的难闻气味，用稚嫩的小手在淤泥中忘情地挖呀挖，身上、脸上到处是泥点。每当发现目标时，大家伙儿就呼啦一下子围上去，七手八脚地浑水摸鱼。泥鳅这东西滑溜得很，仅凭小孩子一个人，有时很难逮得住，通力合作更容易如愿以偿。

待挖泥鳅的行动告一段落时，大家会平分战利品，然后用柳条串起来，提溜着各回各家。一般情况下，就是放在煤火口边烤，边烤边吃。只有收获颇丰时，奶奶才会把泥鳅放在油锅里煎一下，然后加清水炖上一锅泥鳅汤，一家人可以美美吃上一顿。

回忆童年时代，自然环境非常好，所有鱼类都是野生的，尤其是泥鳅，它生活在污泥深处，几乎不受工业污染的影响，味道自然鲜美无比。

正是这样的回忆驱之不去，让我对泥鳅情有独钟，不时在梦里回到甜蜜的童年和绿色的五里源。

## 三株石楠

□王保利

在月季灼灼、绿草茵茵的映衬下，人民路与政二街交叉口附近的三株球形光叶石楠，呈现出凋敝的神态。每每见此，我都会不屑的神情。

立夏那天早上，一名环卫工人正在小心翼翼一片一片地清理着三株石楠间的枯叶。见状，我好奇地问：“它们枯死了吗？”环卫大哥感慨地说：“没有，只是成天风吹日晒，加上吸食烟尘，模样不好看了。可它顽强着呢，这不，下面又长出新叶了。”的确，一抱大的石楠根部，一片片新碧的叶子正笑意盈盈。路遇一位女士也接话道：“找根木棍敲呗，多省事。”环卫大哥则怜惜地说：“那哪成，会伤到枝条和新叶。”我和那位女士似乎都认为，这样悉心照料的三株石楠一定会葱绿起来。

走在人民路上，我的思绪似乎一直处于游离的状态，粘连在那三株石楠的枯枝败叶上。不由想起2001年年末，我被聘为中国石油新开业的加油站经理，为了增添加油站喜庆的气氛，专门从花卉市场租了两大盆三角梅摆在营业房前，一人高、红艳艳的三角梅笑迎八方宾朋。可没过两天，三角梅纷纷脱落，我们心疼不已，赶紧向花店老板请教咨询。老板说这是油气熏的，南方花卉不适合摆在这里。从此，我知道花卉应服“水土”，才能实现其价值。

今年春节，在文昌荣昱月亮湾，那特有的缅甸子已在枝头绽放牙白色或米黄色的花朵，在冬季的南海之滨展现独特的风采。可唯独我们居住的那棵缅甸子，孤零零赤裸着灰色的枝干。我与正在雨后施肥的

花工邢师傅交流，说这棵鸡蛋花树枯萎了，与碧绿的花草在一起极不协调，干脆拔掉算了。邢师傅反驳道：“你不懂，它暂时处在休眠状态，只是立在风口，经受寒冷多些、时间长点，它的花会比其他树开得晚些。”怪不得它的花语是：希望，新生，复活。这以后，我早晚见它，便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暮春时节，悬铃木等树木一面以浓荫带给你绿意盎然，一面又飘洒着像白雪一样的飞絮，挺遭人烦。行人匆匆，大多戴着口罩，有的女士甚至打了遮阳伞。环卫工人用笤帚井然有序地扫着地上的絮状物，我驻足搭话道：“这么多，怪难扫哩。”大姐头也不抬，边扫边说：“难扫也得扫呀，咱干的就是这工作。”望着渐渐隐没在绿丛中的“橘黄色”，我分明觉得是一朵盛开的花，而且比时下正盛的月季、蔷薇、酢浆草还鲜艳。

凝眸凋零的三株石楠，白居易的《石楠树》萦绕耳边：“可怜颜色好阴凉，叶翳红笺花扑霜。伞盖低垂金翡翠，熏笼乱搭绣衣裳。春芽细柱千灯焰，夏蕊浓焚百合香。见说上林无此树，只教桃李占年芳。”倏地，我不以为它们其貌不扬了，那责怪、厌烦的心理如潮汐般在消退，随之而来的是涌起朵朵敬意的浪花。